

征稿：**海韻**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[shangbaohaiyun@sina.cn](mailto:shangbaohaiyun@sina.cn)

fax: 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文人筆下的春意

林月璣

「白芷競新苔，綠蘋齊初葉。」微風輕拂，白芷急切地探出尖尖的頭顱，競相發出新枝嫩芽，綠蘋也在水岸邊默契地呼應，齊嶄新吐出一片片心形的嫩葉。

一切生靈皆在甦醒中，盎然生意滿眼可見，才突然意識到，春天來了。

我翻開泛黃的書頁，沏上一壺淡雅的茶，陶醉在古今墨客筆下的春光裡，細細品味字裡行間的盎然春意。

文人筆下，春天是寧靜祥和的。春光乍現，劉禹錫《陋室銘》的詩句便繪出寧靜的春意：「苔痕上階綠，草色入簾青。」

階梯上，苔蘚交錯，鋪展成碧綠的天然絨毯，每一級都似被春風輕輕拂過。而那簾外，草色輕染，悄然深入，宛若春風的使者，將寧靜與雅致無聲地繪入室內的每一角落。這寧靜不僅悅目，更觸動心弦。在塵世喧囂間，我們也可以效仿劉禹錫的閒適自在，以一顆靜謐的心，細細體味春天的祥和，沐浴在那份從容淡泊的心境之中。

春天也是魅力十足的。正如林語堂在《記春園瑣事》中所描繪：「『桃含可憐紫，柳發斷腸青』，樹上枝頭，紅苞綠葉，恍惚受過春的撫摩溫存。」

在這溫婉的春光裡，桃花帶著羞澀的紫色，柳枝舞動著婀娜的青色，枝頭的紅綠交織如夢似幻，每一處細節都流淌出春天的柔情與甜美。

這樣的春景，不僅為日常添色，更悄然喚起我們對美好的嚮往。哪怕是最平凡的日子，我們同樣能夠感受到春天的魅力，並在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發現那份不期而遇的詩意。

春天還是充滿希望的。汪國真在《只要明天還在》詠歎道：「只要春天還在，我就不會悲哀，縱使黑夜吞噬了一切，太陽還可以重新回來。」他篤信春的復甦能驅散最深沉的黑夜，太陽必將重生。這信念延展至人生，無論遭遇多少挫折與困難，我們都要像迎接春天一樣，堅定信念，抱有希望，相信陽光總會再次照耀大地，生命也會重新煥發出光彩。

春天更是朝氣勃勃的。袁枚在《春風》中妙筆生花：「春風如貴客，一到便繁華。」春風，宛如尊貴的來賓，其到來宣告著萬物生長的盛宴。

在她細膩而慈愛的撫摸中，鮮花爭艷鬥麗，紛紛綻開笑顏，一幅流動的、充滿活力的春日畫卷鋪展開來。春風之于袁枚，不只是自然界裡的一次溫柔覺醒，亦是心靈的一劑鼓動。這股和風賦予了我們無限活力與勇往直前的勇氣，喚醒了我們對生活深沉的熱愛與期盼。在這生機盎然的季節，我們抖落塵世的憂愁，懷揣對未來滿滿的信心與憧憬，迎接每一縷春風的輕拂，期待著她帶來生命的盛放。

春風吹過，輕柔而溫暖，花舞墨香間，我深切感受到春天的韻味。春，是那般寧靜又充滿魅力，既是希望的季節，又是生氣勃發的畫卷。它不止令自然界煥發新生，也是我們心靈嚮往自由與憧憬的起點。

在春天這個充滿生機的季節裡，人生的每一步都顯得充滿活力。願你我見證無盡芳華，不負韶華不負春。

## 雨中賞梅意悠遠

周康平

清晨，雨中賞梅，春風拂寒之感讓人有點兒微微發顫。這既是真實的存在，又像是一種假象的迷惑。不過，冷點兒又有什麼呢，梅花香自苦寒來。梅花不畏寒，賞梅的人，就更是不必在意雨中的寒了。

在這細雨飄飛的時候，流連于滿山坡的梅林，即便天空陰沉，我漫步的心境，也會出現「梅花獨立雨中開，香氣四溢無人猜」的畫面。這時在雨中賞梅，是多重意義的賦予。我的思緒一下飄到了我那薄

文藝副刊

海韻

暮幾許的村莊，那兒有陪著我長大的梅花樹林，它們圍繞著村莊的土牆青瓦，清亮的溪水，映著梅花的鮮艷。

霧起翠微，遠去的記憶，即便模糊，也是一種親切的懷念。無處不在的梅花，自然不只是我對村莊的懷念。不管身處何方，置身梅花叢中，感覺便是一種美好。如有春雨飄飄，梅花樹上的花瓣就有晶瑩剔透的雨珠搖晃。花瓣上懸掛的雨珠與梅花的粉紅，勾勒出了一幅寧靜世界的悠遠。這時的風兒變得一片柔軟，緊閉的心房，可為這靜美的世界打開。

踏春尋梅，常有細雨為伴，彷彿這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搭配。置身于細雨霏霏的梅林，意境就有了江南煙雨的獨好，情不自禁的想像便有了春隨雨至的景象，那是一種別樣的美好：俯視，可看到雨滴正在輕撫梅花的花蕊。紅蕊蕊的花心，底部浸著一層晶瑩的積水，隨風晃動，不見波紋漣漪，我滿腦子的畫面卻是漣漪蕩漾，這就是世間以小見大的唯美。剎那的感覺，一種真心的甜美填滿了我心間。

如果欣賞的眼光是仰望的視覺，梅花的上空，就會掛著一片片滋潤梅花的雨絲。那連綿的雨絲，像是一種輕柔的擦拭，人間的塵埃會因此銷聲匿跡。當春風搖曳的聲響從耳畔拂過，梅花綻露的臉龐，在花香流轉之間，光潔一片的是繁花點點的驚艷。這時我會想到歲月流年，或是在城南小巷的清晨黃昏，或是在土牆瓦房的竹林小院，或是在寂靜無人的山坡草地，相關的場景，是否還有記憶猶新的伊人？回憶的情景，是否是只見梅花不見人的閃現？人影消失於梅花中，何不是一種情懷的深藏。漫步梅林，裹著春雨的梅花，從不同的方向打在我的臉龐，飄入我的頸窩。雖有涼意，清透的感覺依然鋪滿我心房。濕淋淋的小路，雨絲紛紛，地上遍灑的梅花，暗香微透。

被雨水打落在地的梅花，多少有些讓人神傷。「最是人間留不住，朱顏辭鏡花辭樹」，這樣的詩句，是我心靈的慰藉。在詩意的撫慰中，我感悟的天空一片明朗：「零落成泥碾作塵，只有香如故。」

梅花的飄落不是生命的結束，這只是梅花以另一種方式存在的開始。我由此而生的希望是：千年梅花千年樹，有雨就千年。

## 東西方文學作品中的龍有何異同？

### ——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譚佳

中新社北京3月15日電 2024年是甲辰龍年，對龍的關注與討論一直在持續。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學作品中，龍的形象有怎樣的呈現？自古至今有何發展變化？從東到西，龍的描述有何異同？

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比較文學研究室主任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「中國文學起源與中華文明基因形成研究」首席專家譚佳研究員近日在北京接受中新社「東西問」獨家專訪，對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代表性的龍進行梳理和解讀。

現將採訪實錄摘要如下：

中新社記者：我們經常談中國龍的歷史和文化，包括考古、習俗、藝術等。與這些領域相比，龍的文學話題有什麼特別之處嗎？

譚佳：龍在中國文學中的呈現，是中國龍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，它參與並體現著龍文化發展的基本輪廓：本土形成、佛教東傳和道教興盛後的發展、現代傳媒興起後的多元融合。

同時，龍文學自帶張力與特點，在龍文化中獨樹一幟。相比其他領域，中國文學中的龍，高度體現中國文藝精神和文人的精神世界——他們的理想抱負、性格情操、想像能力，以及「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」三不朽的價值觀念等。

概括而言，文學作品裡的中國龍具有「十全十美」特點：一是最古老，最未來；二是能現實主義，能浪漫主義；三是最奇

幻，最風靡；四是能聖能俗，能上天能入淵；五是能雌能雄，能陰能陽；六是最有人緣，「好友」最多（如形成龍馬精神、龍騰虎躍、龍鳳吉祥等固定的文學意象）；七是最有團結力和凝聚性；八是最有跨文化性和可比性；九是最有傳播性和共鳴感；十是龍作為十二生蕭中唯一虛構的動物，被視為中華民族祖先的圖騰。

中新社記者：東西方最早出現龍的文學作品分別是什麼？各自描述出怎樣的龍形象？

譚佳：從狹義文學觀出發，我們能捕捉到的東西方最早相關文學作品分別是《詩經》與由《奧德賽》《伊利亞特》組成的「荷馬史詩」。龍在二者中的使用，代表了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的不同文化氣質。

《詩經》中的「龍」常等於「寵」，如《商頌·長髮》有「何天之龍，敷奏其勇」；《鄭箋》有「龍，當作寵，寵，榮名之謂」；《周頌·酌》有「我龍受之，蹻蹻王之造」；《小雅·蓼莪》有「既見君子，為龍為光」等。這些「龍」雖借為「寵」，但可以看到它最初的神聖感和道德意味。此外，《詩經》還出現龍旗、龍紋的描繪，如《周頌·載見》「龍旛陽陽」、「商頌·玄鳥」「龍旛十乘」、「魯頌·閟宮」「龍旛承祀」等。

在古希臘語中，「龍」和「大蛇」是同一個詞語，所以「荷馬史詩」中的龍形象大多也是巨大的蛇。如《伊利亞特》第二卷提到，「一條背生血紅鱗片的長蛇由奧林波斯

大神送到陽光裡，從祭壇下衝出……小鳥可憐地啼叫，被蛇一一吞食」，並用巨蛇來預兆特洛伊戰爭會打十年；《伊利亞特》第三卷提到，「有如一個人在山谷中間遇見蟒蛇」。

「荷馬史詩」中這些蛇或龍，明顯有魔力和保護功能，令人害怕和敬畏。《詩經》裡的龍雖隱有天威感，但文學風格上追求中和，可敬但並不令人生畏。

中新社記者：作為中華文明代表，龍圖騰是中華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，其在中國古代神話及文學藝術中是如何傳承發展的？發展過程中有何重要變化，有哪些鮮明特色？

譚佳：文學裡的中國龍大體上可分為三個發展階段。

第一個階段是本土形成，即東漢以前的龍形象，大多是能上天入地的神獸。除此之外，龍還作為天文意象出現在早期文字敘述中，如《周易》中提到「或躍在淵」「飛龍在天」「亢龍有悔」等，可看出商周時期的天文與龍意象的關係，這也是中國文學中龍的一個重要特點。到春秋戰國時期，《左傳》《莊子》《韓非子》中開始出現人養龍、龍殺（咬）人、屠龍等生動情節。在文學風格上影響很大的是《楚辭》，龍成為瑰麗想像的重要元素，屈原以乘龍昇天喻示自己志向高潔。秦漢大一統後，文學中的龍隨時代發展進一步豐富，出現政治化、哲理化、神秘化等特點。政治化體現為襯托帝王的神聖，比如《史記》、漢賦中大量借龍來稱讚王權；哲理化方面，西漢劉向《新序·雜事五》中的「葉公好龍」是典型例子；在神秘傳統形成方面，《山海經》《淮南子》記載很多與龍相關的神獸，有鮮明的時代特性和文化功能。

第二個階段是佛教東傳、道家興起後的龍文學，龍從神物發展到具有豐富的人格化特徵。隋唐明清時期，龍在文學敘事中更加豐富，不斷通俗化、大眾化，比如經常出現

有關龍女、龍子、龍宮、龍床等的精彩描寫；龍族的「勢力」還有井、河、江、海的大小區別，與天宮、地府等一起，形成可與人間相對應的等級世界，《西遊記》就是典型代表。

作為詩詞意象的龍也愈發成熟。比如李白詩歌創作中的龍形象千姿百態，是他濟世安民、隱逸出世兩種處世情懷的內在表現。

在韓愈《龍說》、柳宗元《鰐龍說》等作品中，以龍喻志的傳統得到傳承。蒲松齡《聊齋誌異》中不僅設有《龍》篇，《羅刹海市》還描述了羅刹國、龍國這兩個一切相反的國度，在龍的國度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作者藉此表達對現實的嘲諷和批判。

第三個階段是現代傳媒興起後，龍形象的多元融合。伴隨中國文化在近現代的轉型，受西方文化影響，文學裡的中國龍既有傳統文化符號意象，也保留其佛教意味，又不斷融入西方文學的「屠龍」主題，不斷走向大眾化和類型化，如金庸《天龍八部》等。當下，修仙、奇幻、穿越、科幻小說中都有龍的身影，中國湧現了很多以龍為主題的網絡文學作品，其中一些被譯介到海外，起到很好的文化交流與傳播作用。

此外，圍繞龍神話的研究，成為知識分子文藝追求和家國情懷的體現，這也是中國龍文學的一大特點。抗日戰爭時期，文學家和批評家聞一多通過對龍神話的研究，以「龍圖騰」發揮出團結鼓舞國民的巨大作用。

在中國台灣，文學中的龍元素也很常見，海峽兩岸同文同種同享「龍脈」。西方龍神話及龍文學之間的影響，有顯性和隱性兩個方面。顯性如五方龍王與四海龍王的觀念，就是佛教東傳和本土化之後才發展興起的。隱性則是大量的史前東西文化交流。比如，從史前到青銅時代至鐵器時代早期，歐亞草原遊牧社會中盛行各種統稱為「格裡芬」的有翼神獸形象。

衣主教醫院，享壽積闊九十有六高齡。寶婺星沉，軫悼同深。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9-MAGNOLIA）靈堂。

擇訂三月廿一日（星期四）上午九時出殯，安葬於岷市華僑義山之原。

訃告

洪淑淑緣

（晉江龍湖鎮新燒灰）

逝世於三月十四日

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香大街聖國殯儀館（SANCTUARIUM 209-MAGNOLIA）靈堂

出殯於三月廿一日上午八時

林蔡明讓

（東山）

逝世於三月十日10日

現設靈於家鄉東山祖宅

擇訂三月十九日出殯

吳國設

逝世於三月十三日

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本宅

出殯日期另訂

流芳百世

## 春苗綠枕畔

張元麗

春風輕輕掠過江南岸，為大地帶來了一抹新綠，就連我枕邊的春苗也似乎在這股暖意中甦醒，展露出嫩綠的葉尖。在這個充滿生機的季節，我輕輕翻開一本書頁，任由那些靈動的文字在指尖舞動，引領我的思緒在知識的海洋中自由穿梭。讀書的過程，宛如那株春苗在我枕邊靜靜生長，無聲無息滋養著我的内心世界，讓我在這個春意盎然的時節裡，感受到生命的蓬勃與力量。

讀書，是一種享受。當你輕輕翻開一本書，那些沉睡的文字彷彿被喚醒，開始在指尖舞動。它們如同山間清泉，潺潺流過心底，帶來一陣陣清新與寧靜。在書中，你可以遇見那些遙遠的靈魂，聽見他們輕輕訴說自己的故事。他們的喜怒哀樂、悲歡離合，都如同一幅幅生動的畫卷，在你眼前徐徐展開。你彷彿能夠穿越時空，與他們一同經歷那些風雨飄搖的歲月，感受他們的痛苦與歡樂。讀書，就像是在品嚐一杯香醇的茶。那些文字如同茶葉在杯中慢慢舒展，散發出淡淡的香氣。你輕輕啜飲，品味著其中的甘醇與清香，感受著它們在你的舌尖跳躍，帶給你無盡的回味。讀書，又像是在漫步於一片靜謐的樹林。那些文字如同樹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你置身於這片樹林之中，感受著大自然的呼吸與節奏，心靈彷彿也被洗滌得純淨透明。

讀書，是一種啟迪。當你輕輕翻開一本書，那些沉睡的文字如同被晨露喚醒的花朵，緩緩綻放，散發出智慧的芬芳。它們如同一束束柔和的光線，穿透心靈的迷霧，照亮你前行的道路。在書中，你可以遇見那些智慧的靈魂，他們用自己的文字和智慧，為你指引方向，讓你在人生的旅途中不再迷茫。他們的言辭如同山間清泉，洗滌著你的心靈，讓你變得更加清明與透徹。

讀書，就像是在聆聽一首悠揚的樂曲。那些文字如同音符在五線譜上跳躍，演奏出美妙的旋律。你靜靜聆聽，感受著其中的節奏與韻律，彷彿能夠聽見心靈的迴響，領悟生命的真諦。讀書，又像是在漫步於一片廣袤的草原。那些文字如同草葉在微風中輕輕搖曳，展現出生命的蓬勃與力量。你置身於這片草原之中，感受著大自然的寬廣與包容，心靈彷彿也被拓展得無限廣闊。

讀書吧！在這個生機盎然的春天裡，讓我們一起翻開一本書，讓文字在指尖跳躍，讓思緒在書海中徜徉。讓書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，就像春苗一樣，在我們的心中悄然生長，為我們的生命注入無窮的力量和希望。</p